

Dieses Buch gehört in die schwierige Kategorie derer, die geschrieben werden müssen, obwohl sie eigentlich nicht geschrieben werden können. Einerseits hat das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die Weltpolitik derart grundlegend verändert, daß der Umbruch und seine Folgen unbedingt untersucht und diskutiert werden müssen. Eine Positionsbestimmung der Weltpolitik nach dem Ende des großen Weltkonflikts ist unerläßlich. Alle politischen Daten haben sich geändert, nichts ist mehr so wie zur Zeit der Konfrontation zwischen Ost und West. Diese neue Konstellation der Kräfte und Mächte muß notiert, analysiert und im Hinblick auf ihre politischen Folgen diskutiert werden.

Diese Aufgabe kann, andererseits, nicht zufriedenstellend gelöst werden. Die "Weltpolitik" ist als Gegenstand ebenso methodisch unzugänglich wie die "Weltgeschichte". Vor allem fehlt die zeitliche Distanz, in der erst die aktuellen Verläufe ihre bleibenden Folgen, ihren Strukturwert offenbaren. Auch veraltet die Aktualität rasch. Wenn das Buch vor seine Leser tritt, werden neue Ereignisse eingetreten sein, die die Aufmerksamkeit fangen. Das ist nicht schlimm, weil das Buch ja nicht die Zukunft vorhersagen will, die prinzipiell unvorhersehbar bleibt. Aber es will schon die Strukturen benennen, in denen die Ereignisse auftreten, aus denen sie ihre Bedeutung beziehen. Und das ist nicht leicht, weil sich das Strukturgewicht der Prozesse und Ereignisse aus der kurzen Distanz nicht immer exakt feststellen läßt.

Der Versuch, eine Positionsbestimmung dennoch zu wagen, ist also kühn. Er rechtfertigt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 著 晏 扬 译

变革中的 世界政治

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 著 晏 扬 译

变革中的 世界政治

——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中的世界政治: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
(德)岑皮尔著;晏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5617-2277-X

I. 变… II. ①岑… ②晏… III. ①国际政治 ②国际形势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5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1999—339 号

本书由德国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 handlung
授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变革中的世界政治

——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

著 者 (德国)恩斯特·奥托·岑皮尔

译 者 晏 扬

责任编辑 王子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版权联系 龚海燕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4.5

插 页 4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617—2277—X/D·082

定 价 1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内 容 提 要

人类已经进入新千年,世界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书通过对世界政治舞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海湾战争、东欧剧变、欧洲统一、苏联解体等)的客观分析,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及其影响,同时分析了作用于国际体系的各种政治力量与这些力量的对比,建立了一个分析世界政治新格局的理论框架,对世界政治的主题、国际体系结构特征、“欧洲新秩序”、“世界新秩序”、“联合国干预机制”、多极政治、社会世界、经济世界等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本书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关系学家恩斯特—奥托·岑皮尔的代表作,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政治的变化趋势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变数。

中文版导读

——交错于全球局面和欧洲区位的思考

潘世伟

20 世纪的帷幕已经降落,21 世纪的大幕正在升起。在这百年转折和千年一遇的时间交汇点上,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都洋溢着特殊的喜悦。然而,对国际关系的观察者、思考者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时刻。因为他们力图透过世间喧哗的表象,来把握国家间关系未来的走向,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消长变化的规律,从而在梳理的基础上对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迁给予一个新的理论诠释。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国学者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参与到世纪之交国际格局转换的研究中来。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的目的是,科学分析新旧格局交替的动因、过程和前景,保持国际形势和平发展的态势,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争取造就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然,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要以开阔的视野借鉴各国学者的观点,开展互动的交流。《变革中的世界政治——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一书,就是值得推荐给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部理论专著。该书作者恩斯特—奥托·岑皮尔教授,是二战后德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享誉欧洲和世界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也是在他的参与和推动之

中文版导读



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作为始终站在德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前沿的岑皮尔教授,自然十分关注两极体制解体后世界格局的剧变。诚如作者所言,该书的任务是对冷战终结以来世界政治的种种急速变化“录以备案、加以分析,并对其政治上的后果进行探讨”。

尽管作者谦虚地将本书称之为“一本随笔式的作品”,但是我们细细阅读之下,不难发现其间颇多深刻的见解。如果比照国际形势后来发展的事实,便会进一步看到本书的若干观点都逐渐被现实所印证。面对这样一部具有较高理论含量的著作,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哪些启示呢?

一、对世界新秩序的企盼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轰然坍塌。长达 40 多年的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抗争终于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在美苏两极旧体制瓦解之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已是 20 世纪里的第三次转型了。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转换。

本书作者中肯地指出,90 年代以来世界正在重新塑造。作者进而分析,由于冷战延续几近 50 年,而且覆盖了几几乎所有的国家,使全球在真正的意义上全面卷入进来,因此,要清理构筑了半个世纪的旧基础,要消除长期累积的矛盾,要在全球规模范围里重新安排国际事务,其困难和复杂程度肯定远甚于一战和二战之后的年代。这样的判断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熟悉,20 世纪前两次世界新秩序的安排,是以战胜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战胜国的愿望、利益为准则,并且基本局限于欧洲中心地带。这种历史的经验和模式无疑会对第三次转型产生影响。

但是必须看到,当今的国际形势已非昔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汹涌而动,各个国家的平等成为共识,少数大国安排国际事务的



做法遭到普遍抨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冲决了欧洲中心论的旧垒。所以,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造必须区别于以往,应当努力建设更加平等和民主的新体制。就像本书作者所强调的那样:使老的行为模式再也无法卷土重来。

这样的理念并非能够被冷战后所有国家及其领导人所接受。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依托强大的军事力量、雄厚的经济实力、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突出的文化渗透力,通过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多种途径,企图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推向冷战后的世界各国,谋求建立以美国为领导者的单极性的世界新秩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至今保留着冷战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区域性军事同盟及其组织机构,维持着庞大的军事机器、军费开支、军事基地和海外驻军。由此可见,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缠绕,获取和巩固世界霸权的运作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依旧延续着。

可以肯定,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体制决不是世界各国人民所期待的世界新秩序。这样的单极体制与原先的两极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它是对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种反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90年代前期美国的主张和作为尚处朦胧状态时,本书作者就颇有预见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岑皮尔教授在书中强调,如果用老战略、老眼光、老观念来对付新的情况,那么新现实可能会迅速地复归于老的形态中去,我们在无意间就错失了取得国际关系进步的机会。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认识到,并且在口头和实际行动中表明,自己的安全并未受到损害,维持过于庞大的军事力量实属多余。如果不作这样的根本转变,世界新秩序是无法企及的。本书作者有勇气作出这样的忠告,显示了他学术研究注重客观的风格,也表现出其观点具有承受现实检验的前瞻力。

现在看来,在冷战后期的国际形势中虽然孕育着若干新的因素,但由于旧体制的突发性解体,使得这些新因素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一



个崭新体制来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将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情况。诸如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运行,以网络为先导的现代科技新突破,知识经济的初显端倪,都使国际格局的转换增添了新的变数。加上这次国际关系的转型始终在总体和平的条件下展开,这就使得旧体制消失后,新体制无法以一步到位的态势迅速定型。新旧秩序的交替只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渡时期。

在这样一个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尚不知终止于 21 世纪前期哪个时段的转型期里,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均在积极活动,以求在分化组合中处于主导地位,最终获取率先进入国际新格局的入场券。在此过程中,自然会涌现各种谋划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与设想,它们彼此交锋,互相砥砺。当然,归根结底地看,所有构想无非是两大类型,或者是力图把世界引向单极霸权体制,或者是推动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国是维护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加平等和民主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也可以也应当同其他国家学者关于建立新型世界秩序的构想相互呼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和肯定本书作者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二、新的分析框架的构思与提出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各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明明知道对其进行描述和剖析的难度与日俱增,但是仍然作着持续的努力。他们使用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楔入点不尽相同。有的学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切入,在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勾勒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地图。有的学者以人类文明的区域异同为基石,建构起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彼此冲突的学说。有的学者强调经济的作用,坚持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才是重塑冷战



后世界面貌的巨大力量。有的学者更乐意关注生态环境、网络技术、人权问题、惩戒违规国家等新问题,进而提出治疗当今世界病症的妙药良方。相对而言,在各种不同的分析和表达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还是着重于大国相互关系分析的方法和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形成着多个力量中心,它们将充当未来世界的各个极的角色。正是这些大国之间的互动与关系整合,推动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其结果可能形成一超多强的非对称多极世界,也可能形成诸强实力逐渐接近的平衡性多极结构。

比较而言,本书作者岑皮尔教授的分析思路别具特色。他认为冷战后世界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变更或许只是表象,在其背后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只有三种,那就是区域化的世界、社会的世界和经济的世界。

所谓区域化的世界,是指两极体制的瓦解使大部分国家从美苏的强权控制下解脱出来,逐渐构成区域性的行动集结体。每个区域集结体里,可能有相应的地区主导大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按自己特定的发展逻辑保持大致类似的行动,其内部事务将不再由外部力量左右。各个区域化实体的并存,显示出多头政治的形态,这将是世界新秩序的特征之一。本书作者的这一分析,得到了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实践的部分证实。近些年来,区域安全、区域经济、区域冲突的发展趋势明显强化,类似冷战时代的那种全球性的政治主题和政治危机日趋减少。各个国家原先被两个超级大国压抑的活力已被释放出来,但这些活力、潜力所发挥作用的层面并不在于全球层面,而主要聚集于各国所在的区域内部。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全球事务显得过于空泛和间接,他们宁愿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稳定、安全和发展。也许这种政治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实践才真正是多极化的温床。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区域内的不断聚合,随着地区和次地区力量的逐步兴起,随着现有大国越来越融入区域集团,最终会出现一个区域化的世界。区域化的世界本质上就是多



极化的,但这种区域型的多极化显然有别于大国型的多极化,前者为板块状结构,后者为点状结构。岑皮尔教授似乎更倾向于板块状结构的多极化。究竟未来多极化格局取何种样式,恐怕有待实践的选择了。

所谓社会的世界,按照本书作者的解释,在冷战时期,美苏的全球争霸使各国面临着紧迫的安全需求和军事防护压力,从而大大强化了国家的对外职能。两极体制下的世界是一个国家的世界。后冷战时期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性战争的危险不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武库显得多余,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当推进其内部的非军事化过程。新的历史条件下危及安全的因素可能不再来自外界,更主要的是源于社会内部。一个国家能否在自己内部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政治的共同参与,已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国家生活中这种社会分量的增长,终将影响世界格局。据此,本书作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社会的世界,而不再是国家的世界。

关于社会世界的论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我们看到,冷战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重视内部的发展。它们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发展经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提高社会的富裕程度。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许多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以保证资源更有效地配置,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在进行之中,法治水平、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公平都在不断发展。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内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在传播民主和人权的旗号下,推行新干涉主义,蛮横地干预各国的内部发展。看来这种把西方制度当作世界上唯一正确制度的理念,已经深深渗入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许多人的头脑之中。连岑皮尔教授也未能幸免。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制

度、政治模式、发展道路应当是多样化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和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并且应当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作决定。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能越俎代庖。本书作者严重地忽视了这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所谓经济的世界,本书作者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军事势力、军事因素会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无论在各国内部发展层面,抑或各国相互交往层面,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岑皮尔教授具体分析了形成中的经济世界的各个方面,诸如欧盟、日本、美国三大经济圈,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第三世界经济,跨国公司经济等。这些描述基本上吻合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事实表明,已有相当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入到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去。使本国经济保持持久稳定和繁荣,已成为各国压倒一切的目标。

问题在于,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寻求经济增长的努力会时常受到若干因素的制约和困扰。例如,历史形成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贫富鸿沟如何消除;世界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如何改变;发达国家金融风险的扩散和转嫁如何防御;跨国公司技术、市场、资金强势的负面作用如何规避等等。对此,本书作者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予以解答。当然,我们在这些方面不能苛求于作者。

上述关于区域化的、社会的、经济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界定,显示了本书作者观察和思考冷战后国际政治现实的独特视角。指导作者作出这一分析的基本理念是,当今世界远比冷战时期来得错综复杂和参差不齐,因此人们不能把它套进一个划一的概念之中来整体地加以阐述,而只能显示出各个部位,用不同的断面来重现世界现状。这种类似现代医学使用的断层扫描诊断仪,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用分层复合的方法去剖析变化中的国际局势,然后通过整体组合,使人们得出一个国际关系转型期的



多维的全景图像。这一方法和思路,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三、欧洲派学术见解的表达

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行为主体、发展动力、运行机制、国际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尚在不断探讨之中。要加强理论研究,无疑应扩大对外学术交流的范围,借鉴国外国际关系学的一些有益的学术成果。多年来我国学术界重点介绍的基本上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流派、思潮和观点,而欧洲学者的论著较少被引介到国内来。

以方兴未艾的冷战后国际政治研究为例,近几年里我国先后翻译出版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基辛格的《大外交》、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哈斯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等著作。这些著作围绕冷战的终结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的转型,分别从不同的理论思路和模式展开了分析,从而使我们得以了解“新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文明冲突理论”、“世界新秩序论”、“规制主义”等当前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新流派、新主张。我们正是藉此认知了美国冷战后对外政策设计及其理论依据,进而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然而,仅限于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理论思潮的了解自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扩大视野,多维度地摄取其他方面的学术信息。其中,很有必要加强对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动态和学术观点的介绍。

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诸多大国争夺霸权的逐鹿之地。基于这一缘由,欧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外交经验,沉淀下了较为深邃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论思辨。虽然二战后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对外政策研究始终是欧洲各国的一门显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



初,导致美苏两极体制解体的标志性事件均发生于欧洲,如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等,无不例外。身临其境的欧洲学者对国际格局转换的巨大变迁有着常人未必体验的切身感受。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论述往往具有某些独特的价值,更加值得人们关注。

岑皮尔教授的著作显然是欧洲学者分析冷战后国际局势的代表作之一。他从德国的、欧洲的角度观察世界,更多地表达了欧洲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见地。

对欧洲自身的反思是本书作者的首要任务之一。岑皮尔教授认为,欧洲在冷战后获得了高度的行动自由,尤其是在欧洲区域。但是随之而来也面临着新的选择,究竟是强化欧洲联合,还是使各国重新民族化?作者认为应当选择前者。在欧美关系方面,作者主张逐步摆脱美国的领导,但不能摆脱与美国的合作。在北约作用分析方面,作者对欧洲运用军事力量的空间会相应扩大的趋势表示了忧虑。在德国发展前景预测上,作者认为德国是冷战结束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不过,德国必须着力解决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其一,德国的民主化不能是适应外部压力的因应之策,而应当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过程。其二,德国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尽管当初推动德国靠拢欧洲的东西方冲突因素消失了,但德国融入欧洲的努力必须有进一步的制度化的保证。

如同其他欧洲学者那样,本书作者也十分关注东欧、俄罗斯的变化。在分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时,岑皮尔教授认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欧美的外部干预,而是源于苏联东欧内部的自我溃败。他分析了苏联东欧原有制度的两个明显的薄弱环节:一是在谋求人们的经济福利方面进展缓慢;二是在满足人们参与政治权利方面存在严重过失。在处理西欧东欧相互关系方面,作者声称,对西欧发达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全力支持东欧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转轨的实践,从而表达了西欧政界、学术界普遍地将东欧纳入自己



控制范围的急切态度。

总体上看,本书的论述有着欧洲学者相对独立的视角,并不完全附和美国的对外主张和理念。这也是与欧洲在目前国际事务中的两重性作用相吻合的。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一方面强调自身的利益,加快欧盟一体化的步伐,抵制美国新霸权的控制,希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与美国一起积极推行北约东扩战略,在北约的名义下联手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预,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西方的价值观、民主观和人权观,并力图维持现行的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经济秩序。综览本书,时时可见欧洲这种两面性的烙印。这就需要在听取欧洲派学术见解的时候坚持辩证的态度,既肯定欧洲国家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谋求联合、保持独立的积极作用,也对其依附霸权主义、维持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不平等的行为作必要的批评和斗争。

综上所述,本书在有限的篇幅里包容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内容,既有对冷战后世界发展的框架性构想,也有就国际关系前沿问题发人深思的分析,还有不少可能引起争议的预测判断。相信中国的读者会从中得到若干启示。与此同时,书中那些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以及把西方价值观念当作普世原则加以推广的做法,中国读者自然不会苟同。想必作为严肃学者的岑皮尔教授会首肯中国读者的这种阅读态度。更何况学术思想的跨国传播和不同观点的交流、商榷,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2000年1月



中文版序

东西方冲突结束已经十年了。我们有着足够多的理由来对世界政治的状况进行一番反思。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时代的转折。当年的有些期望如今已经化为乌有；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谈论过世界新秩序并没有出现。但尽管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一个新的世界。1990—1991年发生的那些变化迄今为止依然在延续。21世纪的世界不再是旧的国家世界，而直到1945年为止正是国家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各个社会的利益与需要同以往相比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在政治目标中政治自决与经济发展占有最为优先的地位。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经济世界。同时它也是一个区域化的世界。从1948年到1990年禁锢着世界的东西方冲突的铁幕已被打破。我们的世界划分为一个个区域，各个国家在这些区域内处理各自的问题和冲突，同时形成各自的权力框架。流行的全球化概念抢在了现实的前头。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程才具有全球性意义。相反，相当多的进程则呈现着区域的延伸这一特点。民族国家一如既往地依然是政治的中心；但同时它又成为许多区域性进程的交汇点，这些进程触动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则必须对之施加影响。区域化的世界的特征是相互依存，这一点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在欧盟它



已经导致了功能上的一体化。在欧洲—大西洋关系上,如同全世界一样,它产生了合作的必要性。

然而,上述观点有被遗忘或者搁置一边的危险。控制军备的兴趣在减少,而扩充军备的欲望在上升。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图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在近东、中东,在太平洋地区,大的冲突并未消除。尤其是90年代冲击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后果至今仍未完全消除。由里约热内卢大会所产生的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在大幅度地减退。

有鉴于此,弄清楚当今世界的真实状况就显得格外重要。虽然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那套老的战略仍有可能在继续沿用。但是这样的时代错误有着双重的危害。一种陈旧的战略只会造成危害,而不会产生正面效果。同时它会错过取得政治进步的良机。

上述分析及其结果是在德国得出的,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本身的欧洲区位色彩。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幸运的是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在中德之间就世界的现状以及对之继续加以改善的可能性进行的对话中间,本书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尤为感谢我的同行晏教授,是他推动并亲自执掌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十分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本书的中文版。我以紧张的心情期待着中国读者的反应。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

2000年春于法兰克福



再 版 前 言

本书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这一段时间已经证实了书中所作的分析与阐述。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事件。苏联如所预期的那样已经解体。在南斯拉夫同样的进程则导致了一场残酷的内战。12年后美国从共和党人向民主党人的权力交替开始了一次根本性的统治势力更迭。有鉴于此,必须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再版,用以支持与说明本书论点的那些事例必须适应 1993 年的现状。第二章中还新增添了对 1993 年春最重要的政治领域的现实描述。这一实际值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它同第二章第四节中所得出的给予值之间的差距。在此期间,涉及同一主题的出版文献受到了作者的关注与提及。

至于我在 1991 年版中所提出的分析论断,这里并无丝毫更动。在 40 年东西方冲突中产生的世界政治格局瓦解了,此后世界在走向区域化,并以经济为导向,民主成为前进的驱动力。世界关心的主题现在是社会世界、发展、自由与和平,它不热衷于显示实力和扬威显名,这是曾经统治过国家世界的那种思想。

因此,始终还有机会将世界政治的这一转折变成进入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起点,世界新秩序不是建立在军事暴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民主合法的统治和实力之上,世界新秩序固然还不能用法制,但至少可

再版前言

